



Y A N A Y I H A R A T A D A O

矢内原伊作 著

李明峻 譯

# 矢内原忠雄傳

やないはら ただお伝



矢內原忠雄傳／矢內原伊作 著；李明峻 譯．

——初版．——台北市：行人，2011.03

512面；14.8 x 21 公分

譯自：矢內原忠雄伝

ISBN 978-986-86581-9-6

1. 矢內原忠雄 2. 傳記

783.18

100003990

《矢內原忠雄傳》

作者：矢內原伊作

譯者：李明峻

總編輯：周易正

執行編輯：林芳如、楊曉華

文字校對：洪禎璐

內文版型設計：黃瑪琍

封面設計：莊謹銘

企畫編輯：賴奕璇

行銷發行：李玉華、劉凱瑛

印刷：崎威彩藝

定價：500 元

ISBN：978-986-86581-9-6

2011年3月 初版一刷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出版者：行人文化實驗室

發行人：廖美立

地址：10049 台北市北平東路20號10樓

電話：(02) 2395-8665

傳真：(02) 2395-8579

郵政劃撥：50137426

<http://flaneur.tw>

矢內原忠雄伝

by 矢內原伊作

Copyright © 1998 by 矢內原伊作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98

by Misuzu Shobo Ltd.: Tokyo

This Chinese (traditional)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2011 by Editions du Flâneur: Taipei

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Misuzu Shobo Ltd.: Tokyo

總經銷：大和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：(02) 8990-2588

港台書

矢內原伊作

# 矢內原忠雄傳

李明峻 譯





## 目次

## 譯序

日本人的良心——矢內原忠雄 李明峻 6

## 序章

1 父親的最後歸所 11

2 二樓的書齋 19

3 關於這本傳記 26

## 第一章 幼年與少年時代

1 家系 35

2 父母 43

3 生家・祖母・小學 50

4 思想的確立——神戶中學 59

5 注重微不足道的小事——修養 68

6 優點與缺點 75

## 第二章 青年時代

7 家庭 83

8 家庭（續篇） 91

9 暑假 99

10 摯友 106

11 校風主義者 115

12 志願 123

13 初戀 130

14 一高入學 138

1 南舍十號 149

2 新渡戶校長 157

3 《謀叛論》 165

4 學長・河合榮治郎 173

5 一高基督教青年會 181

6 東舍十六號 190

7 恩師・內村鑑三 199

8 恩師之女・內村路得子的去世 206

9 母親的逝世 214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0 | 滿州之旅             | 223 |
| 11 | 母親的忌日            | 231 |
| 12 | 送別新渡戶校長          | 240 |
| 13 | 揮別高等生生涯          | 249 |
| 14 | 摯友武祐             | 259 |
| 15 | 父親之死             | 269 |
| 16 | 大學生活             | 279 |
| 17 | 堅定的基督信仰——安息日     | 288 |
| 18 | 代理戶長             | 298 |
| 19 | 精英的集會——柏會        | 307 |
| 20 | 當官？當企業家？——嚮往朝鮮的心 | 316 |
| 21 | 歸鄉？——就職的選擇       | 325 |
| 22 | 進入住友商社           | 333 |

### 第三章 新居濱時代・留學時代

|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|-----|
| 1 | 步入婚姻    | 345 |
| 2 | 別子銅山    | 353 |
| 3 | 新家庭     | 360 |
| 4 | 練習傳道的時代 | 368 |

### 第四章 研究室時代

|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|---------|-----|
| 5 | 英國留學生涯  | 376 |
| 6 | 在德國的日子  | 385 |
| 7 | 死亡籠罩的深淵 | 394 |

|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1  | 再婚        | 405 |
| 2  | 殖民政策研究    | 412 |
| 3  | 走入臺灣      | 420 |
| 4  | 宗教與學問     | 429 |
| 5  | 學問與政治     | 436 |
| 6  | 預言者之死     | 445 |
| 7  | 《藤井武全集》刊行 | 453 |
| 8  | 滿州事變      | 461 |
| 9  | 批評國家至上主義  | 469 |
| 10 | 家庭聚會      | 477 |

### 附錄

### 後記

|    |     |
|----|-----|
| 附錄 | 484 |
| 後記 | 505 |

# 譯序

## 日本人的良心——矢內原忠雄 李明峻

最初知道矢內原忠雄先生的大名，是大學時代讀臺灣史研究的必讀經典《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》開始。之後，因研究所老師張漢裕教授是矢內原忠雄先生的學生，而對矢內原忠雄先生有機會進一步的認識。因此，當邱振瑞先生引介行人出版社陳傳興老師，希望我翻譯由其子矢內原伊作所著的《矢內原忠雄傳》，當時即不揣力之未逮而欣然答應。

眾所周知，矢內原忠雄教授的四大名著《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》、《殖民及殖民政策》、《帝國主義下之印度》和《南洋群島之研究》，也瞭解其認為宗教與科學的原則可以共存而不會發生衝突的想法。但隨著本書翻譯的進行，對矢內原忠雄先生的認識越加深入，更深切體會到他不但擁有卓越學術專業的經濟學者，亦為熱愛真理、主張和平主義非戰論的宗教

家，絕不與「不義」和「虛偽」妥協，無怪乎會被著名歷史學家永三郎稱為「日本人的良心」。

一九二七年，時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敕任教授的矢內原忠雄先生，因擔任殖民政策講座而來臺考察「臺灣統治」的實況。結果，他摒棄臺灣總督府提供的諸多方便和禮遇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之擴張，及其殖民臺灣之獨占、剝削過程，明白指出：「日本人對臺灣人的民族對立，同時也是政治上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對立，並且與資本家對農民勞動者的階級對立相一致。」他認為，臺灣因日本殖民統治而快速現代化，但日本帝國主義同時也在臺灣進行資本主義之榨取，此種說法使其最後竟遭到總督府部長級官員下「逐客令」。此事顯現矢內原忠雄教授一生本著學術良心，做公正批評的行事風格。

一九三七年「七七事變」發生後，矢內原忠雄先生在《中央公論》雜誌發表〈國家的理想〉一文，諷諫侵略中國的不當，並在東京日比谷政講座攻訐軍部窮兵黷武政策，其後更在講臺上大喊：「為了要活出日本

的理想，請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！」，可說是震撼人心的先知之言。由於如此嚴厲地批判日本政府，使得軍部施壓東京帝國大學加以約束，但矢內原忠雄先生毫不猶豫地放棄教授職位。或許日本殖民臺灣期間留給臺灣人最珍貴的禮物，不是建設臺灣的現代化，而是這位「日本的良心」所呈現的：面對不義，從不軟弱的精神與堅定不移的和平理想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東京大學反省戰前政府的錯誤，重新聘請矢內原教授返回經濟學部任教，其後歷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與教養學部部長，於一九五一年接替南原繁茂教授擔任東京大學校長，直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退休為止。在其擔任校長期間，東京大學發生波波羅（ホボロ）事件，暴露日本警察潛入校園從事間諜活動的事實，甚至在法院與國會都掀起軒然大波。矢內原校長捍衛日本憲法規定的基本人權，確立學問自由與大學自治的保障。矢內原教授從東京大學退休後，擔任學生問題研究所所長，繼續影響許多年輕的學生，直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因胃癌逝世。

世，享年六十八歲。

本書作者矢內原伊作是矢內原忠雄先生的長子，在日本戰敗時於臺灣高雄任職，到一九四六年才返回日本擔任文學部教授。他從一九七四年開始執筆《矢內原忠雄傳》，引用許多未曾公開的日記與詩歌，是對矢內原忠雄先生最深入的介紹。

承蒙陳老師對譯者的支持與體貼，將此一鉅著的譯作委託於我，譯者基於使命斗膽譯之，恐無法充分呈現著者高雅而富變化的詞藻，所希望者亦僅止於達意而已，在此謹向讀者致歉，並盼讀者於閱讀時務必保持耐心。此書漢譯版能順利付梓，實有賴行人出版社陳老師伉儷的鼓勵與支持，以及該公司同仁代為校對與潤飾，謹在此深致敬意與謝忱。



## 序章



## 1 父親的最後歸所

我的父親——矢內原忠雄，於一九六一年（昭和三十

六年）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在東京大學傳染病研究所附設醫院，因胃癌結束六十八年又十一個月的人生。今年（一九七四年）的十二月，家父已過世整整滿十三個年頭。

光陰流逝如斯，時間的力量著實偉大，直至當下，在我想執筆記述父親的一生時，我總算可以「稍微」冷靜地回想關於父親的種種，並較能客觀地將之化為文字。儘管「相當」或「稍微」這種形容程度的字眼極為曖昧不明，但對於一個與自身關係如此密切的人，要完全冷靜地考察並加以客觀地描述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事，亦無達到此一程度的必要。但對我個人而言，由於父親的存在在我內心有極重要的地位，因此對我的心情影響甚鉅，這不但在父親生前是無庸贅言的，甚至在父親過世多年之後，我依舊無法沉著思考或陳

述關於父親的事情。無論身在何處，我都感到被父親銳利的目光所追逐，為其氣勢所壓倒而自覺渺小，或是只能以沉默對其加以反駁，或是反過來暗自對父親的目光感到同情，或想轉身而逃；無論如何，我難以無視這份複雜曲折情感來面對父親。

「有一位偉大的父親真是辛苦！」

許多人以各種不同的語調對我說出這句話。的確如此，但對現在的我而言，與父親是否偉大無關，我只感到父親的血脈源源不絕地在我的體內流動。不管是什麼樣的血脈，我深深感覺同樣的血脈將父親和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。儘管經過十二年的歲月，我與父親的關係反而日益拉近。有趣的是，在父親過世十二年之後，我總算可以坦率誠心地叫他一聲「爸爸」。俗諺說：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」我直到最近才總算能冷靜地正視父親的眼神，透過為子女對父親應有的自然情感來理解父親，從個人與個人平等的角度來述說父親。

去年（一九七三年）十二月二十五日是父親逝世滿十

二週年紀念日。如果是佛教徒的話，應該要舉辦第三回法事，但我以撰寫父親的傳記來取代追思法會，並於父親墳前報告此事，祈求父親在天之靈能庇佑加護。

「我想要到矢內原忠雄先生墳前獻香致祭，請問先生安葬在哪裡呢？」

當被問到這種問題時，我總為不知該如何回答而辭窮。

這是因為儘管父親在世時早就安排好收納自身骨灰的場所，但父親的骨灰事實上尚未安置到該處。雖然早有下葬的預定地，但矢內原忠雄的墳墓迄今尚未修造。父親的遺骨仍安置在其久居多年的自由之丘（東京都目黒區）家中二樓的書房。目前家母和舍弟一家住在那裡。

矢內原忠雄於一九二三年（大正十二年）三月遭逢首任夫人愛子（我的生母）過世，並於隔年六月迎娶第二任夫人惠子。惠子代替我們兄弟的母親，一肩挑起養育的重擔，並到父親過世為止的三十七年間侍奉父親。

在父親過世將近一年時，我對母親說：

「是該將父親下葬的時候了吧？」

「對啊！」母親以關西腔回答我，「那就最近擇期進行吧！」

父親於元配愛子過世的那年，於多磨墓地購買一塊小小的土地，將妻子埋葬在那裡，並以該地為矢內原家的家墳。關於此點，由於矢內原家歷代祖先的墓地是位於父親的故鄉（愛媛縣今治市），因此父親在多磨墓地所買的墓園乃成為矢內原忠雄一家的家墳。愛子夫人的墓石雖小但巧緻精美，與一般縱長型墓石不同的是該墓石是橫向寬長，而於表面橫刻「往彼岸淨土」字樣，背面則於上方同樣以橫書刻著「愛子 1899.3.15—1923.3.26」的小字。字的下方為一片空白，這是為了依序刻上往生者名字所預留的空間，不過該處迄今仍維持空白。也就是說，愛子夫人目前仍是一個人孤零零地長眠於此。無庸置疑地，父親忠雄的名字亦應刻在其上，且他本人的意思也是如此。（多磨墓地今日正確的名稱應是多磨靈園，但我較習慣稱之為多磨墓地）。

父親過世後，每到秋天接近父親忌日之時，我都會對母親說：「該將父親下葬了吧？」而母親每次總是回答道：「嗯，也對，那就最近擇期進行吧！」每年每年重複著同樣的對話，而母親的回答也逐漸變成「目前這樣還好吧？」先照現在這樣安置吧！」母親彷彿是打算在自己過世之前，將父親的遺骨一直保存在身邊。「多磨墓地偏遠且不方便，對想要前往上香的人有些過意不去。」母親這樣說著。雖然我對此感到困擾，但也對母親的說法無可奈何。如此漫長的一段時間將遺骨放置家中而不將其安葬，實在有些違反一般人的常識，加上矢內原忠雄並非是妻子的私有物，因此應該讓任何人都能有機會到其墳前上香。但長年跟隨父親同甘共苦的妻子，說要將遺骨放在身邊，守著父親的遺骨儼然成為她生存的意義，因此我也無法強硬地反對母親的意願。既然母親想要如此，我想她也有這麼做的權利。遺骨何時下葬就不是多麼重大的問題了。但父親對此事會怎麼想呢？我想父親在天之靈恐怕也會苦笑著說：「就照惠子喜歡的

方式去做吧！」

附帶一提的是，內村鑑三門下的獨立傳道者，被矢內原忠雄視為信仰上的前輩且非常敬仰的藤井武（其妻喬子為忠雄第一任夫人愛子之姊，因此也可算是忠雄的連襟。）由於熱愛其妻，在她過世時感到異常悲慟，而無法離開她的遺骨。直到八年後追隨其妻逝世為止，喬子的遺骨始終安置於藤井武的書桌上。關於此事，藤井武的長女小笠原百合子於日後亦如此回想道：

「父親由於深愛母親，因此直到過世之前都將母親的遺骨放在二樓的書齋。由於書齋是一間夕陽會照入的房間，因此原本包覆遺骨的純白布巾，不知何時竟變成帶紅的茶色。」（《藤井武全集》岩波版月報第十號）。

在藤井武逝世後的一段日子裡，他的遺骨也與喬子一同安置在那間書齋。在藤井武過世後，主要由矢內原忠雄負責照顧其一家老小。矢內原忠雄於昭和十年（一九三五年）將藤井武夫婦的遺骨葬於多磨墓地的一角，此時距離藤井武過世已隔五年之久。但這不表示矢內原忠雄不重視安葬藤井武夫婦遺骨一事。藤井武

夫妻拖了好一段時日才得以安葬的原因：第一是一時找不到墓地，第二是由於矢內原忠雄認為處理藤井武夫婦的墓地一事，不如發行藤井武全集一事重要，因而將心力全部投注於全集的刊行所致。

關於墳墓的看法，隨著個人或家庭而有所不同。佛教徒、基督教徒或是無神論者，對墓地想必也各自抱持著不同的看法吧。即使同樣是佛教徒，有的人不曾中斷過法事，但想必也有人完全不掃墓吧。基督教徒也一樣，由於沒有像佛教一般的各種儀式——頭七、七七四十九日、第幾回忌或是中元等等的習慣——因此一般認為其少有定期掃墓習慣。

家父為虔誠的基督教徒，因此家中自然也沒有神壇一類的擺設。我從小至今，從未和雙親一同去掃墓，也未曾被任命去掃墓。其中的原因之一是由於父親的再婚，父親並未將前妻愛子的墳墓所在地告訴孩子們。

即使如此，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，我從未由父親的口中聽到有關祖父、祖母或是歷代祖先的墓的事

情。只有一次，父親在我還是國中生的時候，帶我前往位於今治的矢內原家祖墳。即使如此，與其說是去上香掃墓，不如說是去參觀來得比較恰當。

儘管如此對待子女，但其實父親本身是重視墳墓的人，喜歡掃墓。父親未曾有過「基督教徒的靈魂會復活前往天國，因此地上的墳墓不重要」這樣的想法。應該說，由於死者的靈魂將前往天國並於該地生存，因此作為其證據、位於地面上的墓更應該受到重視。即使父親的先祖及父母的墓是以佛教在故鄉祭祀著，父親還是會在百忙之中抽空前往掃墓。我私下猜測，恐怕父親也暗自前往多磨墓地的「往彼岸淨土」的墓掃墓吧。

矢內原忠雄是有著深濃感情或情愛的人。這裡所說的深濃包含著濃厚且纖細的意思。這樣的形容不一定是最正確的，也有著無法一語道盡的遺憾，但是不管是誰的性格都不是如此容易就能一言以蔽之的吧。矢內原忠雄的情況也不例外，但是硬要舉出構成其基本性格要素的話，恐怕就是對於感情的深濃吧。

我從少年時代到青年時代都只感覺到父親的可怕，但其實這份可怕也是父親感情深濃的一種表現。總之，父親是個擁有深厚情感的人，這樣的人不會不重視墳墓。

矢內原忠雄的母親於一九一二年明治四十五年三月過世，當時忠雄為第一高等學校二年級生，對於母親的過世感到無比哀慟，自然是不在話下，之後每逢休假返鄉時必定會前往墳前上香。忠雄在大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日記裡寫著：

「我返鄉先前往祖墳掃墓，嗚呼，母親的石塔、母親的靈魂如今在光之國度，其身軀如今在此石之下，土之中。我尚未看過母親著新裳，從而思及我看慣的母親的衣裳應該也在此地下，撫上石塔頓感懷念，黯然神傷。嗚呼，母親啊，在此處鑿穴放置棺木之時啊！此一石塔將成為一象徵——吾人因此象徵而泣、而喜，藉此象徵延續生命。」

（《矢內原忠雄全集》第二十八卷四〇九頁）

寫下這篇日記時，正值忠雄剛加入基督教信仰之際。不過隨著對基督教信仰的加深，忠雄在前文提及的心情並未有所改變。

記下前文日記的大正二年七月，忠雄自一高畢業，九月進入東大。於夏天返鄉的忠雄，即使到了九月大學新學期要開始之際，仍未回到東京，而是留在故鄉。這是由於父親病重之故。接著前文的日記，九月二十一日忠雄如此寫著：

「下午與弟妹及嫂子（兄長的妻子）一同掃墓。放眼望去，田間開滿了花，眼前一片淡黃。久別故鄉的秋天十年，不論身死何處，都希望能安葬於丸子山的父母墳墓之旁——那松風吹撫、看得見海的地方——我一心這樣想著。」（同前四四頁）

位於今治市邊緣的丸子山墓地，今日依舊存在，不過由於都市開發的浪潮襲向這個鄉間，沒有人知道